



冷杉RECORD | 不完美跨儿：病人、斗士与谎言

10/09/2024



从一个被社会建构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个同样被建构的女性身份，过渡期是混乱的，甚至是割裂的，寻找自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她踩着9厘米粉色高跟鞋走来，扎马尾，齐刘海，黝黑的皮肤映衬着身上一袭白色修身长裙，裙摆上点缀着红玫瑰。粉紫色镯子和银灰色手表并排套在左手腕上，指间还挂着一个粉白相间的皮包。

从背影来看，你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一名女性。但她一开口，粗犷的嗓音立刻暴露了男性特征，再加上嘴唇上方隐约可见的青色胡茬，顿时引来周围人的注目。

这是本文主人公，一名28岁的跨性别女性。

2021年春节，她告别了男性身份“孙树田”，为自己取名孙悦灵，向家人正式出柜。一年半后，她被父母送入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强制扭转，经历了七次电击治疗和近三个月的药物治

CDT/CDS今日重点



九月之声
(2024)



【网络民议】

【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不在乎这个生命”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疗，身心严重受创。

今年年初，孙悦灵决定起诉这家精神专科医院。她的代理律师郭睿称，根据公开信息，这是国内跨性别者起诉扭转医院的第一案。

📄 CDT 档案卡

最开始，孙悦灵向外界展现出了一个逃离“旧世界”、捍卫性别多元主义的斗士形象，故事的展开也顺理成章——关于一个性少数人士如何在重重压力下，挣脱家庭控制与传统规训。

但回到县城老家，她更加弱勢的父母生活窘迫，在熟人社会备受舆论压力。而孙悦灵离家后，在街头流浪，频繁陷入失业困境，数次企图自杀。理想中没有歧视的乌托邦，在现实社会并不存在，她掉入新与旧的缝隙中，痛苦挣扎。

故事本应在这里结束，却出现了意外转折。孙悦灵提及的诸多经历，被发现存在虚构成分，这让她被视作“精神病人”，同时也成为不完美受害者。

对于孙悦灵的前后矛盾，援助过她的心理咨询师如此形容，“我想，这也是人性的复杂性，和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斗士”

我第一次见到孙悦灵，是今年8月2日，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门诊前。她看起来有些紧张，与人说话时，眼神先看向地面，然后立刻瞟向别处，不直视对方，嘴里不停碎碎念。

见面前，孙悦灵在微信上发来好几个长语音条介绍自己，“我2021年正式向父母出柜，2022年就被父母关进扭转机构，2023年才获得真正的自由和独立。可以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跟父母反抗与斗争。”

说到“斗争”两个字时，原本平淡的语气突然加重，接下来的几句话，仿佛在发表演讲，一字一顿地吐出标准答案——“坚持性别多元化，坚持按照彩虹意志在走，性别不再是单一的，唯有支持多样化才是正道。”

出柜后，她坚持在从小长大的县城穿女装，父母指责她影响恶劣，让一家人没脸在县城待下去。她向医生吐露了两次自杀，其中一次是2023年9月，因为父母经常骂自己“二椅子”（北方方言，形容男孩没有阳刚之气）、“阴魂不散”、“不正常”，她割了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捐赠我们



捐助中国数

US\$0.

捐助我

支持的支付



蓝灯·无界浏览器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 (lantern) 提供，了解详情。

BROWSERS UNBOUNDED
Use your browser to fight global internet censorship.

Join our network of digital volunteers and help unblock the internet around the world. Keep this site open to continue sharing your connection.

腕，被朋友送去医院抢救。

“你有没有想过不走这条路，回到自己本身的那个？”候诊时，一位陪孩子来的中年阿姨轻声问她。

这句话唤起了她的表达欲，“受父母反对，差点就放弃了，但是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的内心就是女生。”她越说越激动，声音回荡在安静的大厅，“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社会再怎么变也改变不了我，你知道吗？”



孙悦灵的背影

一个捍卫性别多元的“斗士”，这是她最初展现出的形象。

为此，她还主动谈起做过的行动——大学时创建LGBT公益团体，当时她还没有正式出柜。

被问到创建契机时，她没有正面回答，转而输出理念，“每个群体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应该有包容天地万物的心理，给予ta们生存空间，创建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不再充满偏见和歧视，多好.....”

Status: OFF
People you're helping right now: 0
Total people helped to date: 0

Add to Firefox

Show Globe

CDT 新闻简报

订阅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 征稿说明

近期热门视频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

阐述持续了近两分钟，直至说到尽兴，“我当时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爱与和平。”

采访初期，她经常答非所问、描述夸张，问及事件和细节时常回避，反而在说起“大词”上滔滔不绝。她有一套应对问题的话语体系，频繁说到爱、多元、包容、做自己，并痛斥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

在北京看病短暂停留的两天，孙悦灵穿着女装，拿着男性身份证入住青年旅舍，遭到老板的拒绝。

第二天，她发来消息，“临时住的地方太难找了，都（只）认可二元性别”。紧接着又控诉，“多元性别在大城市有阻碍，当今社会多元性别身份在哪儿？”

临时生活

从北京回到天津，“斗士”的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她露宿街头、朝不保夕。

临时的“家”原本在朋友的汽车后备厢，后来搬到小区地下车库。狭窄黑暗的空间里，两个行李箱装着衣服和被褥，地上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依次排开，盛着化妆品、速食、中药和日用品，这些是她的全部家当。

8月5日零点左右，孙悦灵到达一座废弃酒店门前的圆形穹顶下，先把一层薄薄的蓝色褥子铺到地上，再放上粉色枕头、脱掉白色蝴蝶结鞋子，然后熟练地躺在“床”上，开启睡前刷手机时间。

地铺周围被四根廊柱环绕，附近常有黄鼠狼出没。即使露宿街头，她也保持着一些精致的习惯，比如抱着一个棕色小熊玩偶入睡，行李箱内还装着粉色丝质睡衣，等街上无人时，她就换上。



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不在乎这个生命”

【CDTV】中国人民大学女博士生实名公开举报其导师王贵元性骚扰

【CDTV】“警察暴力执法是吧？还暴不暴？还暴不暴？”

更多视频...

近期热门播客节目

【404文库】“是否还愿意继续开放？是否还珍惜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外二篇）

【404文库】“犯法的人步步高升，成了文旅局一把手；守法的人不能张嘴，否则就是违反规定”（外二篇）

【404文库】“如果‘自由’是好的，创造自由就比享受自由更好”（外二篇）

更多播客节目...

媒体报道

Mekong Review – Memory as resistance

Le Grand Continent – La Chine va-t-elle connaître son moment #MeToo?

The Spectator – Why Xi is anxious about Biden stepping down

美国之音 – 专家在美众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示警中国“防火长城”为数字威权国家建立蓝图



孙悦灵露宿的废弃酒店门前

流浪生活，是从离家后开始的。去年9月，她跟父母决裂，逃离了县城，大脑脱离了控制，身体再次摄入雌激素，绿皮火车把她带到很多城市，歧视和偏见被远远抛在身后，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她也开始寻找身份认同，每天关注LGBT群体的新闻，加了很多跨性别社群，参加线上活动和讲座。属于性少数群体的概念和知识，进入她的视野，如今嘴里蹦出的各类理论，就是学习后的成果。

那些语言，为她勾画出一幅理想的乌托邦图景，在那里，人人生而平等，而她自己也有机会成为城邦的建设者，她仿佛“重获新生”。

但从网络回到现实，理论失效了，谋生才是最大的困难。

孙悦灵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毕业后，尚未出柜的她去过秦皇岛一家电子厂，做零件测试工作。招聘条件中明确规定，员工不能穿奇装异服，她只能以男性形象出现在工厂实验室，回到宿舍后，再偷偷穿女装、吃药，被偶然发现后，受过几次议论和嘲笑。

她以为自己在公开场合隐藏得很好，但入职不到一个月，领导就要求她主动离职，并未明确告知缘由，她没有拿到工资。

出柜后，就业更难。当她穿着女装应聘，而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时，招聘方几乎清一色地拒绝。唯一接纳她的是零工行业，她做过线上兼职主播，还有一些不看重形象的临时工，比如在东北麻辣烫店当服务员，一个月收入两千多元。

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离家后的孙悦灵变成了“浮萍”，无依无靠，只能依赖跨性别社群的支持。她最信任的跨性别姐妹王敏，也是通过社群结识的，今年3月，孙悦灵去天津投奔她。

此后，王敏几乎成了孙悦灵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用自己的医保卡，给孙悦灵挂号，还为她支付每个月1500元的房租。有几次，孙悦灵在王敏家吃她母亲送来的饭，羡慕地说，“剩饭也好，我这都没人给我送。”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US should fund ways to help Chinese get around ‘Great Firewall’, lawmakers hear

[更多报道...](#)

漫游数字空间



两个月后，王敏也无力负担房租，孙悦灵开始走上街头露宿，她后来在医院的检查指标显示，身体营养不良。

跨性别社群的志愿者陈军米，见证了孙悦灵失业期间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面——难以集中注意力，感到紧张焦虑，经常诉说没有人能够理解她，希望更多人关注她的存在。

孙悦灵的处境不是个例。由北京同志中心发布的《2021年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显示，3381位跨性别者中，失业率为15.9%，约为同期城镇登记失业率的2.7倍，还有30.7%的受访者年收入低于一万元。

为了生存，大部分跨性别女性选择隐藏真实身份，过一种“双面人生”，公开出柜的人则普遍靠家庭救济。陈军米看到了背后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她（孙悦灵）没有被看到，被社会遗弃掉了。”

7月的一个深夜，孙悦灵在地铺上刚要入睡，一个叫曾志的跑腿小哥突然过来搭话，说自己也露宿在旁边。两人互相吐露伤痛，孙悦灵诉说出柜的经历，曾志聊起在东北老家患“精神障碍”的母亲。

两个“无家可归者”开始相互扶持，曾志早上给孙悦灵买早餐，孙悦灵跟他一起跑腿，遇到太沉的单子，两个人就一起抬。周末不接单时，曾志骑电动车载着孙悦灵去医院看病，或者兜风游玩。七八月天津多雨，他们各自搭帐篷睡在街头。

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曾志充当了孙悦灵临时的“家人”，她感慨过，“如果没有小哥照顾，我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

被制造的病人

被强制送医的97天，给孙悦灵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

她总会做噩梦回到精神病院，毫无反抗之力；她控制不住情绪，像一颗“定时炸弹”，曾在寄住朋友家时深夜发脾气，影响了楼下孕妇休息，不得不向对方赔钱道歉，搬了出来。租房期间，她经常产生自杀念头，王敏几乎每天陪她语音聊天，一直到凌晨一两点。后来因为“闹”自杀，警察来了两次，房东拒绝继续出租，她才开始露宿街头。

8月2日，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检测结果显示，孙悦灵有轻中度抑郁倾向、中重度非社会化倾向，最大可能的社会适应

障碍、行为障碍，以及强迫、疑病、惊恐发作等。



孙悦灵曾接受电击“扭转治疗”的住院楼

今年年初，律师郭睿决定代理孙悦灵的案件，以侵犯人格权、人身自由权起诉电击扭转她的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案件于8月13日开庭，孙悦灵向法院索赔包含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82931.22元。目前该案处于调解阶段。

郭睿指出了两点问题，一是医院对强制收治权力的滥用，二是对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的双重歧视，“此事能进入法律程序，将对更多被扭转治疗的受害者有帮助，具有公共价值。”

8月5日下午，距离案件开庭前一周，孙悦灵回了一趟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她曾在这里被诊断为“同性恋”，具体说法是：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医生告知她母亲周桂芳，这就是“精神病”，需要入院治疗。

坐电梯上三楼，到达“临床二科”住院部，两道铁门背后，是患者所在的病房。2022年7月22日，两个又高又瘦的男护士把孙悦灵押入铁门后，用束缚带把她绑在病床上，直到傍晚才松开。

病历显示，收治时孙悦灵意识清晰，定向力准确，对答切题，在勉强状态下住院，周桂芳签署了《非自愿入院治疗知情同意书》。

入院第11天，住院医师张玲在查房记录中写，“思维未见明显变化，仍不愿意换下女装，不愿理发。”又过了25天后，药物仍未改变她的性别认同，她反复询问医生，“为什么不做父母的工作，让父母理解这个群体？”

2022年8月28日当晚，孙悦灵忽然收到护士发的蛋糕和牛奶，吃完后开始禁食禁水、测体重，她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治疗方案有了改变。第二天，护士把孙悦灵带到MECT治疗室，她躺在病床上，先被注射麻醉剂，然后手脚和胸口被贴上金属片，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按下按钮，电流立刻通过全身。

疼痛袭来，她呼吸困难，晕了过去，再次睁开双眼时，已经被推回病房，躺了很久才缓过来，电击后的食物是鸡蛋糕。此后每隔三四天，孙悦灵就会在晚饭收到牛奶和蛋糕，这是一种信号，第二天要电击了，当晚就要在恐惧中度过。

她反抗过两次，都毫无作用，直到第七次电击结束，牛奶和蛋糕才没再出现。

针对孙悦灵性别认同而采取的“扭转治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医生潘柏林认为并不科学，“非但无效，还会加重自我厌恶和焦虑情绪，甚至会引起更严重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潘柏林从业20年，发起了国内第一个“跨性别多学科综合门诊”，已帮助超过2500位跨性别者。

孙悦灵出院后，心理咨询师W曾为她做过一段时间公益咨询。孙悦灵提到，电击把她整个人都电坏了。W曾访谈过多位被电击治疗的跨性别者，发现电击会对大脑神经造成严重损伤，创伤压力之下，人会产生严重的解离和遗忘，进而变得避世、易怒、性格极端或边缘。



临床二科病房

两年后重返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在8月5日当天的出诊表中，孙悦灵看到了熟悉的名字：临床二科主任王秀奎。她挂了号，走入诊室。

穿着白大褂的王秀奎上身前倾，眼睛从两个镜片后露出来，认出了她，“你是不是住二科？我认得你，不用诊断，你是不是有点性取向问题？”

和当初一样，王秀奎认为孙悦灵是同性恋，直接诊断为“性取向认同障碍”。孙悦灵则强调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我属于非二元性别，你们医院应该缺这个概念，性别认同障碍和性取向障碍有区别，知道吗？”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孙悦灵拿到的诊断为“易性症，男跨女”。根据2022年最新生效的《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第11版》，与跨性别相关的“性别认同障碍”不再被列为心理疾病。

王秀奎坚持自己的诊断，他用中西方国情不同来解释，“那是国外讲‘去除’，在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国家，咱们中国诊断的癔症，他们还没有呢。”

他所在的临床二科，每年都会接诊两三个LGBT人士，先下诊断，再取得监护人同意，就可以完成收治，当事人的意愿则被排除在外。

扭转成功过吗？王秀奎说，“成功不了，几率很小。”

但他仍然把对孙悦灵的“扭转”视作“正义的试验”，一是促进家庭和谐——“因为‘他’爸妈有这个需求，试一试，了了他们的心愿，给‘他’纠正过来，找个女朋友结婚，正常过日子嘛。”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如果‘他’爸妈因为这个自杀，不影响社会治安吗？”在他口中，这场试验的最高期限是三个月，时间一到，医生就告知孙悦灵父母，已经治好了。

但如今孙悦灵的性别认同仍然为女，王秀奎摆摆手，表示现在不会再收治了，“我们投降了，治不好，她脑子就这么想的，就是真格的。”

谈话接近尾声时，这名医生还提及对LGBT人群的看法，“不违法，但如果人类都是同性恋的话，这世界就灭种了，这个地球是不是就要灭亡了？”

面对年轻人的性别多元思想，他的态度是，“不是一代人能解决整个社会的大规律”。

重返“旧世界”

迈出精神病院的大门，孙悦灵坐上车，一路向北，往她心中更深的“旧世界”驶去，那是8月5日傍晚。

她的老家是河北省东北部的一座小县城，没有火车站，需乘坐两小时左右的大巴才能到达最近的市里，直到2018年，县城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她的父母在这个熟人社会生活了几十多年，在街坊邻居的注视下工作、结婚、生子。

2021年春节，她把长发、女装和跨性别的概念带了回去，正式宣告，“我想以女孩子身份进入社会。”

“这辈子没见过，没听说过。”阖家团圆的日子，父母的天塌了。第二年，母亲周桂芳听从朋友的建议，把孙悦灵送去了精神病院，

周桂芳没去探视过，捎去了日用品和衣服，打过一次半小时的电话。电话里，孙悦灵哭诉自己崩溃了，“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周桂芳回复，好了就接你出来。

那年中秋节，孙悦灵是在医院度过的，没吃到月饼，出院遥遥无期，她感到绝望。护士跟她闲聊——要是想出院，就得表现出男孩子的样子。一个病友出主意，“你就得找个女的形婚，稳住你爸妈。”

他们的话提供了一种思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要像男生一样，才能离开”，这个想法出现后，她决定牺牲长发，换掉女装。

住院两个多月后，医生的查房记录有了变化——“患者服从管理，同意将头发剪短，能随其他病友参加康复治疗。”

直到住院97天后，父母来医院办理了出院手续。



秦皇市第五医院康复课程表

日期	课程	健身课	生物反馈	反部	陶艺课	编织室	美术室	舞蹈室	家庭关系	烘焙课	示教室	音乐室	台球室	户外
周一	广播体操	健身课	反部				内练画				健康教育 课堂	歌曲教唱	台球	健步走
周二	太极拳	健身课	反部		手工制作		内练画		烘焙课程			影视的身 心健康		健步走
周三	户外运动	健身课	反部	陶艺课程				广场舞			影视的身 心健康			健步走
周四		健身课	反部	陶艺课程	手工制作			舞蹈			影视的身 心健康			健步走
周五	太极拳	健身课	反部				内练画	韵律操					台球	健步走
周六														健步走

秦皇市第五医院康复课程表

入院时是盛夏，出院已是深秋，短发的孙悦灵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袖走出医院，眼前的一切都很不真实。

父亲来接她，到家后母亲做好了饭，激素药停了之后，她的胸部缩小，恢复了男生的样子。两个老人觉得，原来的儿子终于回来了。

回到房间，孙悦灵发现自己的化妆品和衣服都消失了，手机也不见了。她不在时，母亲处理了一切，周桂芳给了她一台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去医院走了一遭后，她意识到，反抗只会加深矛盾，于是决定在父母面前扮演男性，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二老的理解。

但压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孙悦灵的性别开始发生流动，时而是男，时而是女，徘徊在两性之间，后来变成“两个灵魂在抢占一具肉体”，无法融合，无法控制，直至被扯成两半，“变成双重人格，都快精神分裂了。”

她必须做出选择。2023年9月初的夜晚，大吵一架后，她推开家门。母亲威胁道，“你只要走出这个门，以后还是这种状态，就永远不用再登大门。”

孙悦灵没有回头，踏上火车。



8月5日傍晚，孙悦灵回到老家

一年过去，她还是回来了，回到了这个原本“再也不想回来的伤心之地”。狭窄的石板路上，高跟鞋撞击地面的声响停在一扇红色铁门前，她希望跟父母和解。

门没上锁，轻轻一推就开了。穿着紫色花衬衫、白发爬上双鬓的周桂芳从屋里走出来，目光瞟到门口的孙悦灵，就条件反射式地摆手赶人，“不行不行，走走走。”

紧接着是一连串拒绝，“我们不认识她”“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

孙悦灵积攒的情绪瞬间爆发，“就这么固执，死活不肯认我，巴不得我死了。”

跟离家那天一样，“咣当”一声，大门锁上了，沟通的窗口也随之关闭。

被父母拒之门外的第二天，深夜12点左右，我收到了王敏发来的消息——“灵儿吃安眠药了，想自杀”。但当我急忙赶到孙悦灵的住处时，她正在跟王敏打语音，没有服用安眠药。

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她先是吐露对父母的理解，“他们逼迫也有苦衷和无奈，半辈子都在为老思想而活，做子女的应该理解老人的不容易。”然后大声地自我攻击，“所有错误都在我身上。我活着就是个错误。我对不起父母。我该死。”

援助孙悦灵的社工核桃告诉我，自杀有三个步骤——意念、计划和行为，如果找到宣泄渠道，痛苦减少，自杀意念就会降低，如此反复。而自杀干预的正确方式是，把每一次求救都当成真正实施来处理。

她也多次提起，要把死作为最后的反抗，逼父母转换观念——“我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改变这个事情”。

愧疚、威胁和寻求理解相互交织，这是跨性别人群共性的复杂心理，心理咨询师W转述过一些人的真实想法——“如果我死了，父母就会后悔，他们就明白我有多难过。”“要是再这样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不行就来给我收尸。”

但生命的代价不一定会换来改变。核桃记得，一位跨性别女性先后三次自杀，最后还是离开了。她死后，墓碑被母亲以“儿子某某之墓”命名。

“就算你死了，他们还是接受不了。”电话那头，王敏冷静地劝说，“他们不接受，那你就为自己而活。”

“我从来没想过为自己而活，你知道吗？”孙悦灵的声音沉下来。

在那个深夜，一切关于“做自己”的宣言和口号都瓦解了，她变得不像初见时的那个反抗者，两个灵魂再次占据她的身体，一个奔向了新思想，一个还残留在“旧世界”。

生存，还是自由

孙悦灵企图自杀的第二天，我再次见到了她的母亲周桂芳。

为了不惊动左邻右舍，她把门掀开一条缝，迅速把我领到院子一角，一个多小时内，她始终警惕地瞪大双眼，语气惊恐，音量像耳语一样微弱，生怕任何谈话声穿透墙壁，惊动楼上卧床的老人，或者被路人听去。

这是一座老旧的自建砖房，院子不大，屋顶引水槽的铁皮锈迹斑斑，几块碎砖随意垒成台阶，门上挂着几串粉色珠帘，院子中央堆满白色泡沫箱，里面栽种的菜苗长势旺盛，灰土色墙上依稀还能看到，孙悦灵童年时用粉笔画的小人儿。



孙悦灵老家院子里的植物

自从孙悦灵出柜后，周桂芳就很少走出这幢老房子，为数不多的必要出行，仍能听到指指点点的声音，“她家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后来周桂芳连菜市场都不想去，经常在家里种菜吃，每当此时，孙悦灵就会在她耳边谈论跨性别的概念，周桂芳听不懂，认为她说的是“歪门邪道”。

周桂芳生活在县城几十多年，鲜少走出去，孙悦灵的出柜原本是一次接触新思想的契机，但“旧世界的墙”太过坚固，难以打破。

跑了全国各大医院后，周桂芳得出结论——医生是为了盈利挣钱，才建议孙悦灵做性别重置手术。接触心理领域从业者后，她仍然觉得，“多数都不正常，他自己不正常，就盼着别人也不正常。”

直到现在，周桂芳仍不知道电击治疗的后果，也不明白签署知情同意书意味着什么，但她坚持认为要配合医生，“人家说咋治，咱们都得签。（电击）肯定有风险，但是有好多人都治好了。”

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闻所未闻的性别多元思想，对周桂芳来说都太过遥远，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生存问题。

她连续吐露出经济困难：老房子年久失修，一漏雨就得用盆接；丈夫智力有残疾，母亲也卧病在床，如果不是照顾两个病人，她就去后厨洗盘子，在县城，一天挣50块的活也有人抢着干。她提前为自己的晚年下了预判——“小病吃点药，大病治不起”。

孙悦灵的出柜让原本窘迫的家雪上加霜。周桂芳口中，孙悦灵“属于要债鬼”，毕业后就一直消耗家里的钱，还信用卡和花呗。去北京求医时，两人一起露宿街头。在家住期间，“有点钱就买那个……”周桂芳试探着说出“外卖”两个字，还有几十块一盒的激素药，而几十块是她和丈夫半个月的伙食费。

作为母亲，周桂芳希望孙悦灵退一步，“等把钱挣到手了，再穿女装。”

舅舅曾给孙悦灵介绍过一个央企办公室的工作，这是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填简历时，孙悦灵最终放弃填写性别一栏，痛苦转化为控诉，“我被你们搞得哪有性别，只能不填。”

孙悦灵坚持要性别自由，周桂芳必须考虑现实生存。先解决生存，再追求自由，是很多家长的想法，但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跨儿撑不到那一步。

而在县城人的认知里，“自由”是有钱人的“特权”。一个亲戚告诉周桂芳，“除非是有的是钱的家庭，不然哪家受得了。”算命先生则建议她，这孩子只能放任，“除非你们是忒有钱的，乐意给她就给她。”

周桂芳流着泪说，“我要有这个能力，我何愁给她掏钱做手术，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他。”

这种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一位山东跨儿家长列出了孩子出柜后的一系列手术费——正畸3.3万，去势（切除睾丸）1.3万，植发3万，做脸9.5万，喉结1万，性别重置5.5万，共计23万左右。还有一位北京跨儿去泰国做手术，各项费用加起来一共十多万。两个案例都属于所在城市的中产家庭。

钱也不只是钱，还代表着社会地位、资源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母亲，在孩子出柜不到一个月，就带她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得到了正确的就医指导。母亲还找了心理咨询师，帮助自己和孩子处理心理问题。后来，她积极参加北京同志中心组织的活动，逐步了解和接受LGBT人群。

尽管寻找到了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这位北京的母亲仍然用了五年的时间，才从心底真正接纳孩子。而接受只是第一步，此后她还要面对整个家族、面对社会，这个议题将伴随她一生。

周桂芳却连第一步都未能抵达，为精神病院掏出的五万多住院费，是她心中最后的自救，结果只把她和孩子的关系推向了暴力的深渊。

有一次吵架，周桂芳记得，她被孙悦灵推着肩膀到屋门口，“给你弄住了，就想着置你死。”她和丈夫吓坏了，半夜不敢睡踏实，一点动静就醒过来。回忆起来，她的眼神满是恐惧，“怕她再闹出啥事儿，拿刀子把我们杀了呢。”

但孙悦灵不承认自己动过手，反而提起父亲的暴力行为——出柜那年的夏天，她穿着一个带兔子图案的衣服，父亲看不顺眼，动手打了她。周桂芳对此否认。

到底是谁使用了暴力，成了一场“罗生门”。孙悦灵离家出走时，周桂芳心灰意冷，“让‘他’进来，我们的生命就得终止了。”

面对难以修复的裂痕，周桂芳同样矛盾，一边控诉孙悦灵是自己痛苦的制造者，“最后悔的就是生了‘他’。”一边又强烈地谴责自己，“我上辈子绝对是一个坏人，干了很多很多缺德事儿。”

孙悦灵离家后，周桂芳依然困在这座老房子里，困在家庭照顾者的角色里，她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与人交流，也恐惧网上潮水般的舆论，更无法像孙悦灵一样，习得一种新的语言和知识，在其中得到庇护。

采访那天，她只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声音，就关上了大门。

不完美受害者

我去见周桂芳时，孙悦灵搭乘火车回到了天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公园、街头长椅和24小时便利店度过的，8月初的一个下午，她悠闲地走在夏日街头，路过刨冰、大麻花、杏皮茶、狗不理包子，道路两旁是翠绿的梧桐叶，一抬头，透蓝的天上飘着带线的风筝。

深夜，在常去的便利店，她进入王敏的直播间，化身“霸道总裁”，谈起公司打算在天津开一家娱乐城。直播间里，几位熟识的朋友都默认她的身份，开始七嘴八舌地发言。

孙悦灵压不住嘴角的笑意，大方承诺给朋友们提供重要职位，“回头派点人来天津，开个分部，让我姐变成项目负责人，再让XX哥当管理。”

但当讨论氛围到达高点时，她忽然叹了口气，吐露公司最近陷入了困境——资金亏损严重，她掏出几百万堵窟窿，导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同时外部竞争对手打压，拿下的地段有争议，而内部董事会又“暗流涌动”，她不能立刻公开跨性别身份，因为“有两股势力在跟我对干，如果传出蛛丝马迹，让他们把我扳倒，我就完了”。

“你好，有整箱的酒吗？”两名男子忽然走进便利店，打断了这场商战表演，孙悦灵收回总裁的口吻，尴尬一笑，“我不是店员。”然后转向直播间，继续调侃道，“看来我是有服务员气质啊。”

我搜索后发现，她口中的娱乐公司，公开股东名单里并没有她的名字。慢慢地，她的其他身份也开始露出破绽。

她曾说自己大学就读于河北传媒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但学信网账号显示，她实际毕业于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她多次提过，毕业后在一家MCN机构当主播，出演过一部古装网络微剧《白狐传奇》。但这家MCN机构的法务在采访中表示，和孙悦灵只签了合作协议，不存在正式劳动关系，且她签约后大概率没有直播。

就连她的社交媒体形象也是“假的”。孙悦灵说自己从小就学习

古筝，并在朋友圈持续分享一位女生弹古筝的视频，用自己的口吻配字，“小女子灵儿献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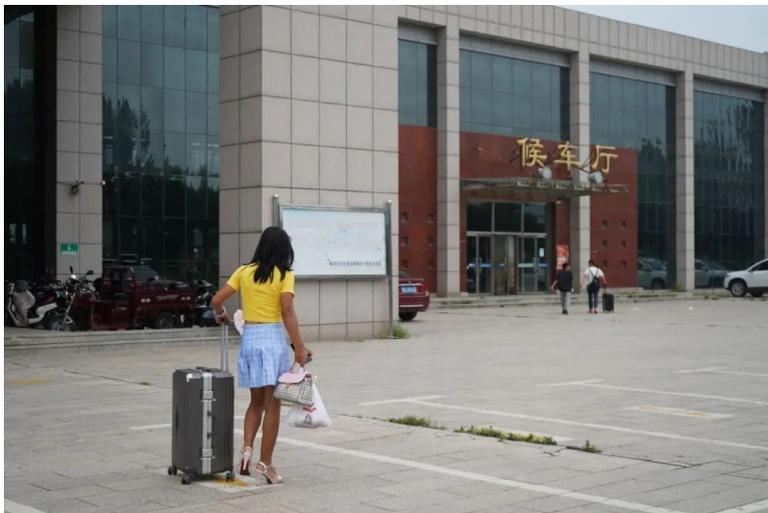
这名女生跟孙悦灵长相完全不一致，其实是天津一家娱乐公司的签约主播。那部网络微剧的女主角，也另有其人，当一张截然不同的脸被举到面前时，孙悦灵却信誓旦旦地说，那就是化妆后的自己。

她穿梭于多重身份外壳之中，但真正走上前，掀开每一个壳子，里面都空空如也。

我把上述情况描述给了精神分析家龙伞树，对方判断，“她的精神问题很严重，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人生，就把想要的那部分拿过来，编织成自己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她是一个缝合怪。”

另外他觉得，不能把孙悦灵的行为简单定义为欺骗，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那是她唯一的选择——“当一个人一定要用伪装的人设来面对你或者世界时，那意味着她坚定地认为，原本的自己是绝不可能被任何人接受的。”

但后来，一个更大的谎言浮出水面。



8月7日，孙悦灵再次离开老家

认识第一天，孙悦灵就告知了一个噩耗，今年7月在天津的医院被诊断为恶性心脏主动脉瘤，她的社交媒体上有诊断截图。后来她又透露肿瘤是晚期，只剩下两个月寿命。

因为承担不起手术费用，孙悦灵经常把“死”和“痛苦”挂在嘴边。她曾向陈军米求助过，对方提出可以筹款，要求她发送医院的票据开销，她一直没有提供。

起初，肿瘤的真实性没有被重点怀疑，直到一天深夜，律师郭睿带她做心脏检查，结果让所有人意外——没有肿瘤，心脏结构功能未见异常。后来，我又发现，她在天津的心脏诊断截图，患者信息并非她本人，而是来源于网上一名38岁的女性患者。

当病例截图作为证据放到面前时，她突然不说话了，手里不停摆弄纸巾，言辞闪烁，“我当时不方便公开我真正的病情……转院没来得及回去取……”

我表达了对她的理解，而不是批判，希望她说出真实想法。她突然背过身去，语气淡漠，“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

我又继续询问她，关于编造其他身份的动机，“你是希望以这种形象跟我们认识吗？”

她回答，“对。”

她陷入沉默，片刻后，突然抬头看天花板，嘴里自言自语，“一步错步步错，有因必有果，因果报应已经到我身上了，如果没有违背父母的意愿，我怎么能落到这种地步？”

这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不同程度地抛向了支援她的律师、志愿者、社工和记者，大家被她“搞得很崩溃”。但是目前为止，所有接受采访的医学和心理专业人士，都无法给出明确判断——她的行为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疾病使然。

但此前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卫生测查结果提示，她的心理状态重度异常。其中几处细节描述如下，“与人相处时缺乏爱别人的能力，惯于欺骗或操纵他人，缺乏自我责任感和社会道德耻感；常为寻求帮助而夸大问题的严重程度。”

“要说她处心积虑骗别人，好像也能理解，人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做出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一种不幸，也没办法在道德上对她过多谴责。”社工核桃说。

知晓一切后，志愿者陈军米仍继续为孙悦灵提供经济和心理支持。她接触过的跨儿中，无论从学历、家庭关系，还是经济状况来看，孙悦灵都是最边缘和最需要救助的一个。

“要追求一个完美的当事人非常难。”陈军米说。

一次获取爱的尝试

回到最初的起点，是孙悦灵的性别探索之路。

一条线索是女性性格心理的出现。9岁左右，她喜欢娃娃、和女生玩得来，看偶像剧时，代入的是女性角色，比如《仙剑奇侠传》里的赵灵儿，能跟李逍遥发生一段爱情。18岁之后，她开始讨厌胡须和喉结，担心自己变成“大叔”，她只对男性心动，阳光帅气的男生是她偏爱的类型，“最好有胸肌腹肌”。

2020年，她大学毕业，进入一家直播公司工作，公司建议“男扮女装”，她有了机会穿女装、留长发、化妆，终于“找到了自我”，后来在激素类药物的作用下，胸部一天天膨胀起来，她感受到“身心合一”的愉悦。

在她的讲述中，除了内心的本能外，还有另一条脉络，那是一个外部压力下的选择。

上小学时，“孙树田”是个瘦小的男孩，被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欺负，有人把垃圾桶扣在他头上，叫他“小怪物”，他向老师和家长求助，但没有靠谱的大人出面解决问题。

大二那年，他20出头，被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网友吸引，想跟她恋爱。在一家小餐馆里，1米58的“孙树田”见到了身高1米7左右的女生，对方嘲笑他个子矮，表示只能当普通朋友。他很受伤，产生了一种念头，“异性对我根本不感兴趣，做男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个子矮成了“孙树田”的心病，他还特地去老家权威的相亲机构打听过，女生的择偶标准里“1米75以下的男的不要”。

即将毕业时，他又被一种社会化的压力迅速裹挟——必须得多挣钱，必须得养家糊口，必须得有个对象，必须得传宗接代。

“我为了摆脱男人的命运，一步一步走上那条道。”在孙悦灵看来，这都是“孙树田”选择做女性的诱因。

两条脉络相互交织，打破了我对“LGBT人群完全由先天基因决定”的认识。潘柏林表示，目前为止，医学界对于跨性别的成因是“先天”还是“后天”尚未有明确结论，但更多学者认为，先天因素在其形成中占有更多可能性。

龙伞树的实际经验则相反，在给LGBT人群做精神分析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完全由基因决定——“都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时刻促使ta们做出选择。哪怕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

在他看来，这个选择是一种获取爱的尝试，或者说，一个关于爱的困境。“不论是她（孙悦灵）的精神还是身体，可能从来没有被另一个人好好对待和接纳过，她才坚信，需要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被爱。”

于是，她杀死了“孙树田”，变身为孙悦灵，一个不断生长的女性自我破壳而出。不如想象中那般轻松，跨性别女性中大多数都肤色白皙，黝黑的皮肤成为孙悦灵新的焦虑，她买了很多美白和护肤产品，还计划削个骨，做面部整容。

社交媒体上，她躲在“标准美女”的照片背后，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容貌焦虑，“我太矮小了，越来越难看了，我变得好丑啊。”

她身上依然有“孙树田”的影子——不敢在人前落泪；认为应该杀死所有日本人；喜欢纠正别人来显示自己，“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经常脱口而出荡妇羞辱的话，“XX愿意勾引男人，是个小贱人”。传统男性气质中暴力的一面，也会时不时显露在她身上，比如习惯性发脾气、骂脏话，跟朋友吵架时，扬言要“弄死对方”。

而她对女性的理解，仍停留在最传统的模板——女人不应该抽烟，应该穿高跟鞋、短裙、出门前化很久的妆，一定要做个“正经女人”，或者“小鸟依人”的女人。

从一个被社会建构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个同样被建构的女性身份，过渡期是混乱的，甚至是割裂的，寻找自我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改变性别后，孙悦灵依然没有获得想要的爱情。很多直男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后，第一句话就问，约吗？

她渴望的是爱，不只是性。但现实是，大部分直男都只对她的生理结构感兴趣，有一次她果断拒绝，对方满不在乎，“你不来找我玩，我就去找别人玩。”

她羡慕王敏，出柜前后都很受欢迎，拥有一个成功人生，相比之下，自己则是失败，“做男人，不招女人喜欢，做女生，不招男生喜欢。”

她越说越激动，忽然脱口而出，“我要有老婆孩子，我可以放弃做女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反复询问后，我才明白她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是想拥有一个理解她、陪伴她、关爱她的人，至于性别，无关男女。



回县城老家时路过隧道

我想起那次重返“旧世界”的行程。车子一次次穿过漆黑的隧道，隧道的尽头是光，外面有苍茫的山、洁白的云、蔚蓝的天，有那么广大的世界，她缩在后排座位，喃喃道，“金星说过，爱不分性别。”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孙树田/孙悦灵、周桂芳、王敏、曾志、核桃、龙伞树为化名)

所在分类：今日邮件,社交同步,话语馆,副头条,媒介平台

标签：性少数群体,LGBTQ,跨性别,LGBT

相关文章

阿强同志 | 一个中年同志的20年：扔掉“变态”的枷锁，现在的生活就像“天亮了”！

岭南酷儿 | 致应勇检察长的公开信：请派给我一名《九部的检察官》，为少年的他立案

岭南酷儿LINGNAN QUEER | 无法挣脱的暗网：性少数扭转“治疗”

岭南酷儿LINGNAN QUEER | 中国人对同性恋接纳度仅20%，低于刑满释放、艾滋病、乞讨者

莽莽 | 港狱虹援：铁窗内外的跨儿行动者